

北京秋天的棗樹(上)

北京城內的秋天，如果走在四合院與胡同之間，那是柿樹與棗樹的世界。抬起頭來，鴿哨倏然划過，湛藍的高空作幕布，橙色的燈籠般的柿子和紅珍珠般的棗子，閃耀着明亮的陽光，可愛極了。

舊時的北京，棗樹處處可見，所以留下了「棗林街」「棗花寺」「棗營」等許多地名。而且品種極多，青棗、白棗，甜棗、酸棗，馬牙棗、團棗，以及一種稀奇的葫蘆棗。如今雖然沒有以前多，但依舊保留了不少。筆者居住的崇文門外一帶，就因有一棵八百多年的「最美酸棗樹」，整個小區被命名為「棗苑」。

鄭振鐸當年的盤點是：「北平的棗樹是那麼多，幾乎家家天井裏都有個一株兩株的。」正因為棗樹多，所以，在好些文學大家的筆下，便悄然潛藏着一個「棗樹宇宙」。最有名的就是魯迅《秋夜》裏的那句：「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樸素無華，卻流傳了百年，在互聯網時代更成為「熱梗」。如今阜成門內宮門口的魯迅故居牆外，就有兩棵棗樹，只不過是後來栽的，目的也是紀念《秋夜》的那份情思。

其實，與兩棵棗樹為伴的又豈止是魯迅。細管胡同田漢故居，也有兩棵田漢手植的棗樹，後來旁邊又繁殖出一棵小樹。老舍是老北京土著，其自傳體小說《小人物自述》裏寫道：「院裏一共有三棵樹：南屋外與北屋前是兩株棗樹，南牆根是一株杏樹。兩株棗樹是非常值得稱讚的，當夏初開花的時候，滿院都是香的，甜棗的那麼香。」這其實就是小羊圈舊居的真實臨摹。只不過，最後一棵棗樹，也在二〇〇七年死去被砍掉，令人唏噓。而老舍在豐富胡同的另一處故居，被稱為「丹柿小院」，其主角一目了然。



常德鉢子菜

自從知道了「桃花源記」中的仙境是常德，我便對這個城市心心念念。想着能有一天忽逢桃花林、豁然開朗，也不枉此生。不曾想去了才知道，常德，有山有水、人傑地靈是真的，但這股仙氣，可是實實在在吃出來的。

常德的好吃，在湖南也算一枝獨秀。湘江奔流，所到之地皆有辣，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辣」都是唯一標誌，不嗜辣者望而生畏，於是錯過了很多美好。但在常德，這個規矩也許就能破一破，從名震四方的米粉到幾乎無人愛不愛的鉢子菜，常德之魂五彩繽紛，而辣，不過是味調劑。

尤其是鉢子菜，小家碧玉，玲瓏剔透，吃過的都說愛。舌尖上的常德，彷彿都濃縮在了鉢子裏，雖然是「米粉第一城」，但八百里煙波洞庭湖，美不過鉢中萬物。神奇的是，這緊接地氣的鉢子菜，卻只有在常德，才格外秀麗動人。大概是因為寒意逼人，唯有用陶土做容器才會長久保溫，不用大張旗鼓，照樣吃得人熱氣騰騰，生龍活虎。跟其他地方的猛油爆炒不同，鉢子菜主打一個慢工出細活，管你什麼食材，都要在這四方天地中打磨脾氣、修心養性，通達圓融之後自然一鳴驚人。谷鴨鉢作為菜單裏絕對的主角，幾乎都不用多說，但其實土雞鉢也極為驚艷，小火慢燉，湯和肉質配合得天衣無縫，一邊夾帶着濃郁的油脂香，一邊軟爛脫骨，香而不膩，可降低辣度，醬香便更淋漓酣暢，不愁別的，唯獨很費米飯。後來本地朋友推薦了肥腸鉢，竟然又是一番別有洞天。你無法想像柔韌的肥腸被鉢底煎到焦脆，在各種香料的推動下，走向高潮的場景。於它而言，花椒是手足，桂皮是成就，還有「無名英雄」甘當綠葉，在那一刻，味蕾上的千軍萬馬只能身臨其境，此後都付笑談中。



我心中知名度最高的荷蘭人大概是梵高。既到了阿姆斯特丹，必須打卡梵高博物館。這個館所在的地方被稱為「博物館廣場」，不遠處是荷蘭國家博物館，周邊還有多家專題館。國家博物館的藏品以倫勃朗畫作最負盛名，尤其《夜巡》一幅，圍觀者甚眾。不過，進了梵高博物館，才知山外有山。站在《向日葵》前的觀眾，比《夜巡》又多了不少。

這家博物館既展出梵高的作品，也展出梵高的收藏，以及他的好友高更等人的作品，全景展示影響梵高的人

源自東北地區的方言「該說不說」，今年成為了流行語，在近日的中國電視金鷹獎頒獎典禮上，主持人就用到了它：「我們這個麥克風是自動的，該說不說，它也降得太低了。」顯然，此處「該說不說」只是一個過渡詞，通過引出麥克風放置太低，主持人對自己的身高進行調侃，活躍氣氛。

雖然有些猶豫但還是說了，即是「該說不說」。它經常出現在話語開頭：當某人原本想保持沉默，但最終還是決定開口，可能會用「該說不說」來作為開場白；或者在表達觀點

《焚城》標示為「香港史上首部輻射災難鉅製」，所言不虛。該電影結合消防救災和社會議題於一爐，高度觀賞性之餘，觀眾亦可反思如何更加珍惜現在的生存環境。

《焚》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場景設定在香港地區，本地觀眾尤其感到親切。劇情先講述二十多年前香港貨櫃碼頭發生嚴重火災，其時的政府高層官員范偉立判斷失誤，不單令自己的消防員妻子殉職，他亦引咎辭職下台，其後修讀博士轉為環保專家。多年之後，新界北區貨櫃場發生火

十月二十二日是十九世紀匈牙利「鋼琴之王」弗朗茨·李斯特誕辰二百一十三周年。本周推薦一張收錄其作品的唱片。飛利浦唱片公司於一九七七年灌錄並發行了一張由奧地利鋼琴大師阿爾弗雷德·布倫德爾獨奏演奏的四首李斯特琴曲，分別是巴赫康塔塔《哭泣、哀嘆、悲傷、痛苦》變奏曲、出自《詩歌與宗教的和諧》中的第三號《孤獨中上帝的祝福》和第四號《死者的思想》，以及李斯特改編巴赫的《幻想與賦格》。專輯封面選擇的是和李斯特活躍於同一時期的法國寫實主義巨匠古斯塔夫·庫爾貝所繪《暴風雨中的盧河谷》。

錫盤蒸嫩雞

秋風暫起，蛇羹未吃，先嘗煲仔飯。走到太子白楊街，轉入餐廳，「摺枱摺櫈」排好，感覺像大牌檔。劃紙點單，煲仔飯款式多，白鱈黃鱔，臘鴨臘腸，最終揀選滑雞併臘腸，升級套餐，附例湯、油菜、飲料。順手再圈燒烤雞串，腩肉韭菜，粟米茄子，即叫即做。

清代《養小錄》，有專文談「蒸雞」，做法如下：「嫩雞治淨，用鹽、醬、葱、椒、茴末勻塗醃。半日入錫盤，蒸一炷香取出，撕碎去骨，斟酌加調滋味。

和受梵高影響的人。進入展廳，首先看到梵高不同時期的多幅自畫像，這一系列取名「與梵高面對面」，可謂一語雙關。藉由這些自畫像，我們看到了梵高，更看到了梵高眼中的梵高。順着展線邊走邊看，大量畫作與精選的文獻構成了梵高生活與藝術的閉環。

《向日葵》《吃土豆的人》《舊靴》等，我來荷蘭前有所了解，更多的作品則是新識。很幸運，博物館提供中文語音導覽，讓我得以輕鬆地聽到畫作的情況介紹；更幸運的是，導

建議時，如果說話人有些猶豫，也可能會用「該說不說」來緩和語氣。

說話人使用「該說不說」，能給聽者暗示自己是在坦言、坦誠相告，表明自己要說的話是交心的。但是成為流行語之後，就容易濫用：「該說不說，你的衣服真不錯」「該說不說，你是我見過最好的老闆」……後面本來要引出瑕疵、不周到之處進行批判，現在卻常被接上花式溜鬚拍馬的恭維之辭，這樣的表達一點也不真誠，聽起來反而如那句「我要批評幾句，作為領導您還這樣廢寢忘食，太不注意自己的身體了」一樣，容易讓

《焚城》

災，但非自然災害，而是場內藏有非法棄置的高度輻射物品。場內場外，岌岌可危，都是一場不容易應付的災難。

《焚》是一齣典型的災難劇情電影。英勇的消防隊受命進入火場，救人之餘亦要顧及自身安危，同袍之間更顯義深情重。消防隊長黎傑峰的亡姊就是范偉立的妻子，黎傑峰對於姊姊殉難一直耿耿於懷，由此與范偉立之火場上產生更多人性衝突。另一方面，范偉立從官場離職，亦與其他現任官員有不少矛盾，與臨時處理災難

盧河谷的源頭流經庫爾貝的家鄉奧爾南，是其一系列風景畫和河谷洞穴題材的重要創作源泉。時至今日，此地仍是杜布省遊客最多的自然景點之一，也是省內所開展的「庫爾貝之鄉，藝術家之鄉」文化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完成於一八四九年的《暴風雨中的盧河谷》，呈現了烏雲密布的河谷秀麗的自然風光。庫爾貝用天際線將畫面一分为二，前景有兩人一狗站在參差不齊的樹林間正欲前行，觀者的視角順着V形的河

再蒸一炷香，味香美。」嫩雞清理乾淨，加調味醃半日。「錫鑊」即「錫盤」，放雞先蒸，撕肉去骨，加味再蒸，是現時「銅盤蒸雞」加「手撕雞」的混合做法。



覽還從梵高的信件等史料中精選出他對藝術的觀點。梵高是一位有底層情懷的畫家，終其一生探索畫技之變，用色彩開掘和表現平凡中的偉大。

參觀快結束時，我看到了梵高晚年的作品《杏花》。據介紹，梵高得知弟弟和弟媳誕下一子，並以他的名字文森特為孩子命名，十分高興，便以當時正值盛開的杏花為題材創作了這幅畫。畫作受到日本浮世繪影響，藍天純淨，杏花開滿枝頭，枝條好像在畫布上搖曳，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線條簡潔，色彩鮮艷，以明亮的

人作嘔。

除了「該說不說」，還有類似的常用詞「不情之請」「難言之言」。晚清報人王韜在他的小說集《淞濱瑣話》寫：「僕有不情之請：君囊中琴，欲仍歸舊主；倘許割愛，不吝重酬。」可看出，當有些請求不好說出口，用「有不情之請」作為前綴，目的是客套地表示出自己難開口的請求。現在有一些對別人很有益處的請求也用這個詞，比如「我有一個不情之請，你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之類，實在屬於誤用。

「難言之言」亦是如此，不少人

的署理高官方王惠明更心存芥蒂。官員之間未能統一思維，救災工作自然事倍功半，力不從心。

電影長達兩個多小時，開場不久便發生火警災難，一發不可收拾，往後下來的劇情就是有關場內和場外不同的處理方法，由此而將主題延伸：情況緊急之下是否應該特事特辦？救災重要抑或救人更加重要？觀眾在高度官能刺激之下亦可以自行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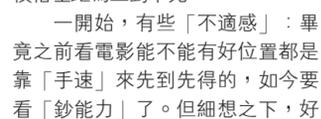
雖說近年的港產電影不及當年，但有心思和具魄力的電影人仍能再闢高峰。《焚城》的劇本即使有些失真

谷向遠處延伸，低矮的丘陵狀山谷則向遠方綿延。相較於前景精細且具象的森林，畫家對天空黑壓壓的烏雲處理得倒頗為寫意。

雖然作品名為《暴風雨中的盧河谷》，但雨景並未出鏡；從左側灰白色岩石的高光和到V形河谷左山脊的陰影，能夠判斷光源從右側透出，畫家顯然捕捉了暴雨過後陽光透過厚厚的雲層撒向河谷的瞬間。畫中寫實的厚重基調和植被細微的色調漸變凸顯出庫爾貝畢生所追求的寫實主

義風格。儘管李斯特和庫爾貝並無交集，但他受詩人拉馬丁影響譜寫的同名作品《詩歌與宗教的和諧》，確是符合畫中人與自然、與造物主之間的和諧。

「碟中畫」布倫德爾彈奏李斯特／《暴風雨中的盧河谷》



方式，讚美並祝福新生命的誕生。站在畫前，藝術家對自然和生活的堅定和熱情粒粒可感。

有意思的是，這個與叔叔同名的幸運兒正是梵高博物館的創立者。感謝他的努力，讓我們有了與他叔叔面對面的機會。（德荷遊記之五）



隨便就稱有「難言之言」，說出來，發現分明只是稀鬆平常之語。每次聽到這樣的人要說自己的「難言之言」，真想不留情面地馬上回覆他：既然難言，請還是別說了。



之處，例如范偉立不應輕易跟隨消防隊進入災場，但整齣電影的拍攝手法一絲不苟，大場面令觀眾看得驚心動魄，戲劇性場面讓觀眾屏息靜氣。內地和香港演員合作擦出火花，劉德華、白宇及謝君豪尤其出色。



灰白色岩石的高光和到V形河谷左山脊的陰影，能夠判斷光源從右側透出，畫家顯然捕捉了暴雨過後陽光透過厚厚的雲層撒向河谷的瞬間。畫中寫實的厚重基調和植被細微的色調漸變凸顯出庫爾貝畢生所追求的寫實主

「碟中畫」布倫德爾彈奏李斯特／《暴風雨中的盧河谷》



像也沒什麼不應該的，戲院只是變成了機艙或是紅館，要頭等艙還是經濟艙，要握手區還是要「山頂」，全看你願意付出多少真金白銀。在飛機上，在演唱會上，分區付費似乎天經地義，在戲院又有什麼不同呢？而且戲院還有自己的「特別之處」，如果電影本身觀者寥寥，就算買了邊緣的位置，開場之前於黑暗之中挪去中間的位置，大概率也不會有人前來阻止。

動筆寫專欄之前，看了一下香港戲院的購票APP，似乎還沒有「分區定價」功能，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